遯世編

一冊

遯世編叙

蓋啓新錢先生之論曰遯之時義大矣夫遯者避也遯而必以亂世亦所謂天地閉賢人隱賢者之避世遯地避言遯色而已何聖之雖為仲尼有言天下有

道立不與易也有道莫盛於唐
虞維時巢許不臣堯舜抑且以
天下讓之而不受去之若浼豈
俟亂哉聖人之言遯世者凡三
於乾初曰龍德而隱不易乎世
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

無悶於大過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於中庸曰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其言遯世也或以龍德或以大過或以中庸既已異於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治則進亂則退之

義而潛龍有聖人之德中庸惟
聖人為能即賢者莫在所未与
其斯為善言遯之時義者歎天
下之生久一治一亂有治亂斯
有去就有去就斯有出處隱見
分途名實競起矯易則不相為

爰勝則或相譏善哉乎范曄氏
曰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
鐔脫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表
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矣嗚
夫叔季流澆淳風殆盡錐刀之
末競入成羣孟氏曰今人之於

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淮南子曰人皆鑒於止水不鑒
於行潦故可以揭清振濁抑貪
止競其惟隱者乎粤稽巢許以
降龍德而隱者不可多得而或
隱居以求志或執節以矯非或

垢物以激頹或沉冥以遺世或恬己以鎮躁或排難以滅跡或立槁以畢命或解弢以離塵長往之軌雖殊高尚之志則一也所謂貪廉懦立聞風而興起者矣方今

聖明右御林瑩多英乂車之牘日月薦引階以起厥為第一義而廟堂之上亦若懸之為饘餌將予復靳以待陽鱎之自赴噫嘻此皆未曙乎遯之義者也夫上有堯舜下有巢許乾之初不潛

於否而潛於泰不潛於龍戰之
日而潛於龍飛之時雨施雲行
天空海闊魚成其為龍各成其
為德備而稱六位時乘乃見天
則非耶故惟知乾乾道而後能識
遯義知乾遯而後可與言易知

用石

易而泥蟠天飛無所往而不為
龍德即潛見惕躍飛亢皆所抑
論而又何麖與趣之可言哉羨
廼腐鼠可嚇冥鴻猶慕尋斧斤
於林木施罝罟於蓬蒿龍不隱
鱗既鮮存身之蟄羊哉麢角恐

貽壯頫之悔涉末流而求嘉遯
雖亡之矣此遯世編所以作也
思潛龍也是為敘

真止居士吳亮采于甫書

遯世編序

余嘗以劉中壘高士傳簡短寡寥因廣爲逸民史二十卷然而未敢品題也吳采于先生著遯世編搜古之隱者列爲九品前系贊後系論大約以龍德而隱

爲上其次恨不得取裁于仲尼余獨謂是皆胷中有所見有所癖正古之狂狷人也今天下惟狂狷可以遯世亦惟狂狷可以救世既遯矣曷救乎曰遯剛德也鄉愿劘百鍊之剛而爲繞指

之柔隨風東西與危上下靡之
不去拾之即来一變而為胡廣
之中庸再變而為馮道之癡頑
老子病狂不狂不猶不遯耳今
遯世編所載諸君子或巢或壺
或哭或歌歌鳳而去孔子披羊

而謝故人厭釋老之說繁咲王
霸之技癢何其狂也蒲璧徵之
弗應粟帛餽之弗應爾公爾侯
桃之弗應天下與之亦弗應食
不非力埶不因人何其狷也晚
世有患得患失之鄉愿則詎可

無眞狂眞猾之遯人執病熱奔
走者而授之箑不解也飲之漿
不旨也惟投諸清泠之淵沃之
萬年不化之老氷古雪而其人
始凄然寒凛然冽霍然而病良
已遯世編其救世之藥石乎夫

上而神隱龍德者無論已其次
皆隱則皆龍俄如蛻龍不可跡
俄如癡龍不可起俄如毒龍不
可豢俄如卧龍不可動俄如伊
缽羅龍不可愚俄如無惱龍不
可怖若使當路者啖之以功名

則熱沙也侮之以羣小則蛆蝦

也迫之以威武則雖車韋而金

翅攫也是故遯世之士高山大

川爲窟宅朝烟夕曛爲雲霧放

言危論爲風雷奇節獨行爲雹

電左圖右史爲悲吟千秋六合

陳[illegible][illegible]

爲游戲光明潔淨爲領下珠帝
庭不賓龍門不設去此而鄉愿
抑亦井蛙壤蟲而已何足比于
龍德之數乎昔者仲尼憂天命
悲人窮決不忍爲長往不及之
計然且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

又曰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甚則
以三讓推泰伯逸民推虞仲表
墓推延陵季子是皆古之遯人
又皆而吳民祖也采于先生用
經術擢名魁忠直稱名御史忽
念太夫人春秋高抗疏辭朝爲

文誓墓結廬于青山門外自稱
眞止生曠類狂潔類狷即置之
泰伯虞仲季札間無忝厥祖矣
其
聖世之人龍哉請虛遯世編數行
以待

華亭陳繼儒題于山中之

頑仙廬

尺牘附

繼儒筮隱未深不能鐵杖隔衣老卧山
藪頃爲兒子牽曳僕僕之君山間仰視

宜鴻俯慚舐犢昨于
夏茂卿所借閱
先生遯世編
列品既精
贊論更確讀至眞隱後數言引何尚之
种明逸以寓感慨蓋遯世哭世救世皆
具爲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先生之謂也五年前曾游

先生園画徧覽壁間石刻恨不捉麈登床
一披霞外之語恐以未同見嘲長嘯而
出令
先生誓墓不移入林轉邃異日跨騾相訪
捫虱高談未必無針芥函盖時也拙叙
謹如
遠命目下便欲峭帆未遑搦管少間當
專人齎稿請

陶[illegible]

正田園詩十六首文稿三篇附傳

一綮

繼儒頓首

繼儒

遯世編叙

玄繹以韜自冥膏以明自銷隱之貴也尚矣顧隱所栝穠遯其息虛之謂一出一處將去取藉以風厲焉故愚華之氣上有高尚則冀

許白雲於爛之鑿缺之隱於東石
石之豐居隱者解法是物參余友采
于吳丈東縣時名噪海內以此出庭
紫峰撰二題以為承蜩居紫藻滌紅
葉之署謂之為清以當之居御史臺

丘巖峻嶒巍名震轂六掛巒川並
包要之中以谷路出星之章權其為
之勝蓋是時采于季未受方册向
國名垂日月之表但古太史人蘊景
遂以蹤跡漂抗志根籍以傑碩日以於

爲之飛遯九師道訓以遯而能飛吉
孰大爲其采于之得守節來口物
母無所入之關名處於書山門外曲沼
巘塘灑之淙之珍闥堂下日之賓朋
重集其中蓋暫以邁軸縱身亦歿

此幽山之小艸矣考槃之咏輒用古之
高蹈者次第品隱首以神隱次曰
真隱以儒隱又次以若以隱俠隱指隱
高隱更又龥之曰別　隱可隱也是韋
稽維詰哉幸是編第識下　擊膺

運際中之物抱龍伯美哉灝灝乎當
飛騰潛龍神隱乎萬撥襃花之息
擇謹詮非法隱乎君璧詠聖真鼓琴
鳴琴聲韻湯之地美聲詳詳乎樂
道安貧能傳隱乎萬物成以學者名

遂身之退從黃石泛五湖之交濠上
觀魚五嶽尋詩然匿跡黃農寒山明不
豈非俠隱哲隱逸隱高隱之儔乎吾
游方之外屏絕世緣非禪能去以為難
若合美哉嵩之乎息之乎與之乎揖

帝寅而夜眺即至於為可隱乎之如
惟去行遊山間署名各景至者來其
翡文竹錦者如入大吹蕭而沐清涼
如嚼之帶春韭聲而一段真昌泌
入肌胃列名且凡墓取為易辭圖於之叙

昔阮孝緒有遯志張君從謂曰子蹤隱而心難顯請聽之著龜筮卜乃得遯卦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翁從嘯撫曰象應實位心與迹諧子可以遯矣士當行即日遯聲施則亡蓋遯非

難名寡和副之難也若乃幽憂未
明壹意枯槁於世危溷濁甘主樂貧頹
廉有趣立而但形骸泊靈蘊晚學
寄姻龍衣江湖之散人當太虛之遠
害豈惟未達哉德也鳥知哉性者鳴

呼尾邂玗屬係邂為宋萬桑于左
要究璚而浩若遏急流而勇退六
車藻續王機鶴張壯山有圖所謂
合懸箕穎者也確乎至不可拔也
隱之口也

戴江白後友弟夏樹芳謀拜

書

遯世編品目

蘭陵　錢一本國端甫　品定

陽羨　吳　亮采于甫　論贊

神隱一

獨抱龍德確乎不拔遯世無悶如巢許之類

眞隱二

沉冥遵晦挫廉逃名不知姓氏如壤父之類

儒隱三

歸依聖眞樂天知命不求聞達如顏曾之類

節隱四

識微去亂恥事二姓堅節不屈如夷齊之類

俠隱五

排難解紛超然遠舉不膺爵賞如魯連之類

哲隱六

名遂身退知止知足恬靜自保如張良之類

達隱七

遺世放情磬然自適不受羈紲如展禽之類

高隱八

清介自守高尚其志不屑汚濁如善卷之類

別隱九

慕好緇黃屏絕塵緣游於方外如李耳之類

遯世編名目

神隱

巢父 附被衣 王倪 齧缺 蒲衣子

許由 附子州支父 伯成子高 北人無澤

四皓 附應曜

嚴光 附牛牢

陳摶

眞隱

壤父 石戶之農

披裘公　江上丈人
儀封人　荷蕢
石門守　荷篠丈人
漢陰丈人　漁父
鶡冠子　閭丘先生
鬼谷先生　河上丈人
黃石公　蒙轂士
魯兩生　河上公
成公　彭城老父

野王二老　東海隱者
鹿皮翁　漢濱老父
雲房先生　陳留老父
寒貧子　灰袋佯狂
蘇門山人　瞿硎先生
湘中老人　潯陽漁父
鍾山人　負苓者
楚江漁者　洞庭老人
吹笛生　松江漁翁

篾叟　醬翁　漢江父老
吹角老兵　杜生
順昌山人　涉衣道人
西蜀隱者　鐵脚道人
南安翁

儒隱

顔回　曾參
原憲　閔損
曾蒧　漆雕開

澹臺滅明　王通
邵雍　尹焞
蔡元定附子沉　劉勉之
胡憲　魏掞之
羅從彥　李侗
陸九韶　劉因
謝應芳
節隱
伯夷　叔齊　王蠋

龔勝 附薛方　譙玄 附費貽
李業 附王皓 王嘉 任永 馮信　郭憲
許揚　譙秀
郭琦　辛謐
陶潛　辛勉
龔頴　司空圖
甄濟　周朴
鄭思肖　吳思齊
陳謙

俠隱

魯仲連　介子推

弦高　范蠡

侯嬴附毛公　薛公　梁鴻

田疇　龔壯

郭瑀　唐珏

哲隱

張良　疏廣　疏受

薛廣德　延叔堅

田豫　王羲之
陶季直　阮裕
羊欣　王徽
劉瓛　蕭眎素
武攸緒　賀知章
錢若水　朱昂附弟協
林舍　蕭札剌

達隱

柳下惠附少連　林類

榮啟期　莊周

向長　張翰

嵇康　劉伶

阮籍附渾咸瞻孚　皇甫謐附楊王孫

王績　張志和

皮日休　种放

楊維楨　吾衍

高隱

善卷　卞隨　務光

鮑焦　泰伯　仲雍附夷逸 朱張

季札　小臣稷

商容　老萊子

長沮　桀溺　顏闔

陸通　壺丘子林

列禦寇　段干木

公儀潛　顏斶

黔婁　陳仲子

田何　邵平

王生　摯峻

韓福　宋勝之

張仲蔚　嚴遵

秦宓　鄭樸

周勰　李弘

龍丘萇　韓順

逢萌 附徐房 王君公 李子雲　周黨 附譚賢 周謨

閔貢　王霸 附妻

井丹　許楊

高獲　高鳳
高恢　臺佟
王克　任末
景鸞　段翳
折像　韓康
丘訢　任棠
鄭仲虞　班嗣
摯恂　王符
戴良　法眞

孫期 趙曄 附張匡
矦瑾 頡容
劉根 馮胄
廖扶 魏桓
周燮 馮良
符融 附范冉 韓卓 孔伷 田盛 黃憲
蔣詡 徐穉 附子胤 李曇
夏馥 許劭
郭泰 附左原 茅容 孟敏 庾乘 申屠蟠

袁閎　董正
陸璯　羅威
姜肱　鄭敬
管寧　陳寔
王烈　鄭玄
任安　龐公
姜岐　檀敷
張臶　扈累
杜微　王儁

荀靖　胡昭
徐幹　張芝
孫登　董京
夏統　朱冲
范喬　左思
王裒　劉兆
魯勝　許孜
董景道　董養
氾毓　徐苗

伍朝　魯褒
張薦　氾騰
江惇　任旭
孟陋　韓績
劉鮞　邴郁　翟湯 附子莊 孫矯 曾孫法賜
郭翻　劉驎之
索襲　索紞
虞喜　孫晷
何準　公孫鳳

公孫永　何琦
宋纖　郭荷
祈嘉　謝敷
戴逵附子勃　范宣
龔玄之附弟元嘉　戴顒
張萊民　宗炳
周續之附劉遺民　王弘之
孔淳之　劉凝之附兄盛公
龔祈　孫康

宗慤之　宗測 附尚之
沈道虔 附子慧鋒　孫法宗
郭希林 附子蒙　雷次宗
朱百年　許昭先
王素 附劉睦之 州部　郭世道
關康之　辛普明
樓惠明　褚伯玉
明僧紹　臧榮緒
何求　庾易

杜京產附孔道徽　沈麟士
王晞　吳達之附何伯璵 幼璵 王文殊
吳苞附趙僧巖 蔡薈　徐伯珍
韋夐　何點
何胤　阮孝緒
陶弘景　韓懷明
諸葛璩　沈顗
劉慧斐　范元琰
劉訏　劉歊

庾詵　張孝秀

庾承先　馬樞

張昭　李士謙

崔廓　張文詡

楊伯醜　眭夸

李謐　張吾貴

劉獻之　鄭修

賈景與　馮偉

朱桃椎　孫知微

高太素　田游巖

程袁師　王希夷

李元愷　衛大經

白履忠　盧鴻

孟浩然　秦系

陸羽　崔覲

魏璞　陸龜蒙

元德秀　孟郊

王龜　權皋

陶峴　方干

李季芳　顧况

鄭遨　石昻

陳貺　陳陶

許堅　顏詡

鄭元素　戚同文

王昭素　萬適附楊璞　田誥

李瀆　魏野

邢敦　林逋

丘濬　高懌 附韓退

徐復　王居巖

貫雲石　孔敃

何羣　王樵

張愈　黃晞

代淵　陳烈

孫侔　劉易

韋旻　章詧

呂南公　徐績

王無咎　俞汝南
巢谷　陽孝本
吳復古　鄧孝甫
鄭樵　宇文之邵
劉卞功　李元白
吳瑛　張塈
徐中行附子庭筠　呂徽之
譙定　蘇雲卿
蘇養直　崔唐臣

徐偉　林敏功附弟敏修
王忠民附蘇庠　杜孟
郭雍　王珪
王鴻　劉愚
安世通　黃澤
家鉉翁　耶律官奴附蕭哇
蕭蒲离不　張禕
褚承亮　王去非
趙質　杜時昇

郝天挺　薛繼先 附子純孝
高仲振　張潛
王汝梅　宋可
辛愿　元德明 附子好問
杜瑛　金履祥
杜本　同恕
安熙　孫轍 附吳定翁
危復之　武恪
劉詵 附龍仁夫 劉岳申　韓性

謝翶　嚴侶
陳徵　張雯
陳植　褚伯琇
倪瓚　黃公望
王冕　曹知白
陶宗儀　吳鎮
王蒙　陳樵
白珽

別隱

李耳　庚桑楚
匡續　茅初成
安期生　樂臣公
蓋公　安丘望之
梅福　左慈
矯慎附馬瑤　焦光
郭文　周顒
楊軻　張忠
石垣　王嘉

陶淡　許邁
葛洪　單道開
許遜　顧歡
孫楚　陸修靜
盧度　劉之英
劉虬　鄧郁
徐則　馮亮
吳筠　潘師正附劉道合
仲長子光　薛季昌

薛玄眞	寒山子
張果	丁繁
施肩吾	司馬承禎
許宣平	呂嵒
劉瞎	爾朱洞
杜光庭	蘇澄隱
張薦明	軒轅集
石延年	章隱之
張揮	雷本

閔交如　雍孝聞

喻紫芝　張虛白

王彧　林靈素

劉益　劉兼道

朱敦儒　汪元量

白長庚　葉朴

王子可　張雨

明天淵　顧德輝

遯世編名目終

遯世編卷一

神隱

贊曰乾初勿用聿稱龍德當飛能潛其神莫測
乘六用九乃見天則至聖亦云有道不易

巢父　附　被衣　王倪　齧缺　蒲衣子

巢父堯時人山居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若非吾友也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拭其目

曰向聞貪言負吾之友矣遂去終身不相見

被衣堯時人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爲汝美道將爲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眞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王倪堯時人師被衣齧缺又學于王倪問道焉齧缺

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耶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耶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耶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爲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

我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于己而況利害之端乎

齧缺堯時人許由師事齧缺堯問于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叡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

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

蒲衣子舜時人年八歲而舜師之齧缺問于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巳為馬一以巳為牛其知情信

其德甚眞而未始入于非人也後舜讓天下于蒲衣子蒲衣子不受而去莫知所終

許由 附 子州支父 伯成子高 北人無擇

許由字武仲陽城槐里人據義履方邪席不坐邪饍不食後隱于沛澤之中堯讓天下于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

吾將爲賓乎鷦鷯巢于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堯又召爲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于潁水濵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故對曰堯欲召我爲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汚吾犢口牽犢上流飲之由乃作箕山之歌曰登彼箕山兮瞻望天下山川麗崎萬物還會日月運照靡不記覩游

放其間何所却慮歎彼唐堯獨自愁苦勞心九州憂
勤后土謂予欽明傳禪易祖我樂何如蓋不盻顧河
水流兮緣高山甘瓜施兮葉綿蠻高林肅兮相錯連
屈此之處傲堯君許由歿葬箕山

子州支父堯時人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
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爲天下猶之可也雖
然我適有憂幽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舜又
讓之亦對之曰予適有憂幽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
天下也

伯成子高堯時人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辭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侯而耕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亂自此始矣夫子盍行耶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

北人無擇舜時人舜以天下讓之曰異哉后之爲人也居于畎畝之中而游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

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因自投于淸冷之淵被衣子州支父諸人皆出莊子或是寓言故附于巢許之後

論曰善哉乎石季倫之推言之也聖人在位羣材必舉輕重允宜故大材不抑小材不極當巢許時堯凱之儔大位已充宜敦廉讓以勵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嗚呼有道不易惟聖者能之巢許其殆庶幾乎

四皓　附　應曜

四皓皆河內軹人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角里先

生姓周名術字元道綺里季姓吳名實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皆修道潔已非義不動秦始皇時見秦政虐乃退入藍田山而作紫芝之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又作采芝操曰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巍巖居穴處以爲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徃矣吾當安歸乃共入商雒隱地肺山以待天下定及秦敗漢高帝聞而徵之不至帝欲易太子呂后

用留侯計招四人從太子游須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問曰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廼驚曰吾求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故恐而亡匿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畢趨去上目送之竟不易太子

應曜隱于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論曰隱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泯其迹閟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者矣四皓避秦隱形不應辟召商雒一出漢嗣遂寧且以漢高輕士嫚罵爲之心折目送之而終不能屈烏在其不如淮陽一老乎能見而潛稱爲龍德不虛爾

嚴光　附　牛牢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少有高名同光武游學及帝即位光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物色求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光也遣安車

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司徒霸與光素舊欲屈光到霸所遣候子道奉書光不起于牀上箕踞抱膝發書讀訖問子道曰君房素癡今爲三公寧小差否子道曰位已鼎足不癡也光曰遣卿來何言子道傳霸言光曰卿言不癡是非癡語耶天子徵我三乃來人主尚不見當見人臣乎子道求報光曰我手不能書乃口授之使者嫌少可更足光曰買菜乎求益也霸封奏其書帝笑曰狂奴故態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臥所撫其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

耶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而言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子耶于是升輿嘆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耕于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于家

牛牢字君直世祖爲布衣時與牢交游嘗夜共講說讖言云劉秀當爲天子世祖曰安知非我萬一果然各言爾志牢獨默然世祖問之牢曰丈夫立義不與

帝友衆大笑及世祖卽位徵牢稱疾不至詔曰朕幼交牛君眞淸高士也恒有疾州郡之官常先到家致意焉刺史郡守是以每輒奉詔就家存問牢恒被髮稱疾不答詔命

論曰以余所聞嚴光義至高與帝共臥起加足其腹令太史奏客星犯帝座匪偶然矣牛牢之事漢史不槩見抑何與光類也非光武不能成子陵非子陵不能成光武相得益彰豈以祿位哉豈以祿位哉

陳摶

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縣人四五歲猶不能言一日戲渦水之濱有青衣媼召置懷中乳之始能言及長親喪先生曰吾將游泰山之巔與安期黄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韋汩沒出入生死輪廻間哉乃盡散其家業惟攜一石鐺而去野冠草服行歌坐樂日游市肆或上酒樓或宿野店或游京國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則長揖賜號淸虛處士并賜宫女三人先生爲表謝上并有詩云雪爲肌體玉爲腮多謝君王送出來處士不生

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即時遯去自言嘗遇鹿皮處士謂武當山九室巖可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凡二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眞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物之所歸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巳七十餘俄移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葬歸成之語唐開元中有李琪者隱於華陽與先生游更相酬

偈先生常閉門卧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
者窺其户闃其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
者見有遺骸生塵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
州將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黄白事
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何留意於小
道耶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
生遣還山常乘白驢欲入汴州聞宋太祖登極大笑
墜驢曰天下自此定矣遂入華山爲道士召不至興
國初始赴召太宗詔服華陽巾草屨垂縧以賓禮見

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摶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人博達今古深究治亂眞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

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
淸靜爲治卽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欲拜諫議大夫
固辭乞歸上知其不可留卽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
赴宴爲詩以寵其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
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後再遣中使就山宣召先生
意甚堅使回具奏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
之仍以安車軟輪異數迎先生先生爲表謝曰臣明
時閑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盛而善
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臣形如槁木心若死灰

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籜為冠體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數行丹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野心已被白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咏味日月之清笑傲雲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為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閒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至有地神獻果一盤酒一罌飲酌半酣各賦詩而去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遠

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去
遽令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者曰我神仙李
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亦失所在又晤老人鹿
衣者乃太淸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
可久留世矣來歲中元後當游峩眉明年遣門人鑿
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往造之曰吾其歸於此乎郎草
遺表畧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巳於今年十月二
十二日化形於蓮峰下張超谷中遣賈得昇弁龜鶴
鞍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

仍賜紫服并賜號曰悟眞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
殿以終其志享年一百一十八歲

論曰史稱希夷先生與老子同鄉里跡其所爲服氣
辟穀類道家者流乃顯德興國間兩被召對絕不言
黃白玄默之事引君當道抑何其軌于正也若藝祖
登極大笑墜驢鑿谷張超歸全委化斯亦所謂廢興
前知去來無罣者矣立乎不測游於何有不謂之神
其可得乎

遯世編卷一　終

遯世編卷二

真隱

贊曰龍既隱鱗鳳亦藏羽有聲必銷無色斯舉堯逢豈讓札值奚語族氏弗彰冥潛何許

壤父

壤父堯時人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父年八十餘而擊壤于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父無姓氏以其擊壤遂名之曰壤父

石戶之農

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爲人葆力之士也于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

披裘公

披裘公吳人延陵季子出游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公投鎌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旣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

也

江上丈人

江上丈人楚人也楚平王以費無忌之讒殺伍奢子員亡將奔吳至江上欲渡無舟而楚人購員甚急自恐不脫見丈人得渡因解所佩劒以與丈人曰此千金之劒也願獻之丈人不受曰楚國之法得伍員者爵執珪金千鎰吾尚不取何用劒爲不受而别莫知其誰

儀封人

儀封人不知姓氏蓋賢而隱於下位者也孔子適衛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荷蕢

荷蕢衛人避亂不仕自匿姓名孔子擊磬于衛乃荷蕢而過孔氏之門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孔子聞之曰果哉莫之難矣

石門守

石門守魯人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子路從孔子石門而宿問子路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者與

荷篠丈人

荷篠丈人不知何許人子路從而後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且享焉而見其二子明日子路行以告夫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

矣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楚人子貢適楚過漢陰見丈人爲圃入井抱甕而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于此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用力寡而見功多丈人作色而笑曰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往矣勿妨吾事

漁父

漁父楚人楚亂乃匿名隱釣于江濱楚項襄王時屈原爲三閭大夫名顯于諸侯爲上官靳尚所譖王怒放之江濱被髮行吟于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斯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于萬物故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揚其波汨其泥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自令放爲乃歌曰日月昭昭乎寖巳馳與子期乎蘆之

濟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已馳兮何不渡爲事寖急兮將奈何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遂去

鶡冠子

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嘗師事之後顯于趙鶡冠子懼其薦己也遂與諼絕

閭丘先生

閭丘先生齊人宣王獵于社山父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稅先生獨不謝曰願得壽得富得貴

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賑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

鬼谷先生

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陰之檀桐乎上枝干于青雲下根通于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

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亦所居然也

河上丈人

河上丈人不知何國人明老子之術自匿姓名居河之湄著老子章句故世號曰河上丈人當戰國之末諸侯交爭馳說之士咸以權勢相傾唯丈人隱身修道老而不虧云

黃石公

黃石公下邳人遭秦亂自隱姓名時人莫知者初張良易姓匿下邳步游沂水圯上與黃石公相遇未謁

黄石公故墜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取履良素不知
詐愕然欲毆之爲其老人也强忍下取履因跪進焉
公以足受笑而去良殊驚公去里所還謂良曰孺子
可教也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良愈怪之復跪曰諾
五日平明良往公先在怒曰與老人期何後也後五
日早會良雞鳴往公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後五日
早會良夜半往有頃公亦至喜曰當如是乃出一編
書與良曰讀是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濟
北穀城山下黄石卽我矣遂去不見良旦視其書乃

是太公兵法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穀城山下得黃石良乃寶祠之及良死與石并塟焉

蒙轂士

盧遨遊玄關在北海至蒙轂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淚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傲慢然而下其臂通乎卑下遨往覗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遨少好遊背羣離黨觀于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遊為友矣若士欣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沈黙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

洸洸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聳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乎

魯兩生

魯兩生皆魯人無姓氏高祖定天下卽皇帝位博士叔孫通白徵魯諸儒三十餘人欲定漢儀禮二十獨不肯行罵通曰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之德而後可舉吾不忍爲

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逼不敢致而去

河上公

河上公莫知其姓氏漢文帝時結廬河濱帝讀老子未解遣使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也帝即造請授素書老子章句二卷

成公

成公成帝時人自隱姓名常誦經不交世利時人號曰成公成帝出遊問之成公不屈節上曰朕能富貴

人能殺人子何逆朕成公曰陛下能貴人臣能不受陛下之官陛下能富人臣能不受陛下之祿陛下能殺人臣能不犯陛下之法上不能折使郎二人就受政事十二篇

彭城老父

彭城老父楚之隱人見漢室衰乃自隱修道不治名利至年九十餘王莽時徵故光祿大夫龔勝欲爲太子師友祭酒恥事二姓莽迫之勝遂不食而死莽使者及郡守以下會歛者數百人老父痛勝以名致禍

乃獨入哭勝甚悲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哭畢而趨出衆莫知其誰也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不知何許人初光武貳于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于道因于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在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二老曰王何謬耶昔湯卽桀于鳴條而

大城于亳武王卽紂于牧野而大城于郟鄏彼二王者備非不深也卽人者人亦卽之雖有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東海隱者

東海隱者不知何許人漢故司直王良之友建武中良以清節徵用歷位至一年復還過友不肯見而讓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自知無德曷爲致此而復據去何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距良終身不納

論者高之

鹿皮翁

鹿皮翁淄川人少精木工嵩山上有神泉人不能至也翁於泉上作轉輪懸閣又於山巔作祠舍留止其旁七十年

漢濱父老

漢濱父老不知何許人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

父笑而不答温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也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雲房先生

雲房先生號和谷子一號正陽子父爲列侯宦雲中誕生眞人三歲不語第七日躍然起曰身遊紫府名

書玉京及壯仕漢爲大將征吐蕃失利獨騎奔逃山谷遇一碧眼胡僧鬅頭拂額結草爲衣因示曰此東華先生成道處遂授以太乙刀圭洞曉玄玄之道嘗題詩壁間曰坐臥嘗携酒一壺不教雙眼識皇都乾坤許大無名姓踈散人中一丈夫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不知何許人桓帝時黨錮事起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里道逢友人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返覆巢竭淵鳳鳥逝而不至今

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大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寒貧子

寒貧子建安初客三輔至十六年關中大亂乃南入漢中及漢中破隨衆還長安居窮巷小屋行乞以自給富貴人餽遺之皆不受因號曰寒貧子云

灰袋徉狂

蜀有道士徉狂俗號爲灰袋翟天師晚年弟子也翟每戒其徒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入雪中布褐隱青城山

蘇門山人

蘇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杵臼而已阮籍聞而從之箕踞相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問之仡然不應復敘有爲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矚不轉籍因

對之長笑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笑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唒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笑也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先生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于山中

湘中老人

唐呂雲卿嘗遇一老於君山側索酒數行老人歌曰
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
深日暮忘却巴陵道蘇子瞻云此詩殆是李謫仙輩
老人眞遁世者也

潯陽漁父

漁父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太康孫緬爲潯陽守
逍遙渚上見一輕舟陵波隱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
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答

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耶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
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
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
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而
用晦若是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辨賤貧
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浟浟相忘爲樂貪
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於是悠然鼓棹而去

鍾山人

齊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

數千頭呼之即來遣之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

負苓者

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收歎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歎負苓者曰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

以問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以歎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張太和礫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摩遠近相取作爲剛柔之說以駭人志于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不歎而嗟文王

負其苓而行追而問其居與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楚江漁者

楚江有漁者得魚換酒輒自放歌不言姓氏江陵守崔鉉問曰君隱者之漁耶對曰姜子牙嚴子陵世皆以爲隱者殊不知釣其名耳鼓楫而去

洞庭老人

卓彥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棹其傍卓問有魚否答曰無魚有詩乃鼓枻而歌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

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問其姓氏不答

吹笛生

吹笛生者鄠人祥符中范文正遊終南與澶淵王鎬海南周德寶臨海屈元應同游周精于篆屈深于易皆善琴鎬嘗戴小冠衣白苧相與宴坐圭峯之別墅巳月高露下羣動漸息忽有笛聲自西南傃山而起上拂霄漢下滿林壑清風自發長煙不生灑然如在冰壺中也范公大異之問鎬吹笛者何人也鎬曰此

一書生老且貧每當風月之夕輙操長笛奏數曲如是者四十年矣范公太息往就之其人去不得見而反後鎬舉進士忽遘疾旅死范亦致位通頭白髮憂邊對酒不樂遇周道士至涕下沾襟曰嗟乎安得如圭峯月下倚高松聽吹笛乎彼吹笛生何其遠也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絃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

漁釣之流顧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遯迹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潔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

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語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篾叟　醬翁

程伊川游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策就視之則易也篾者問曰若嘗了此乎因論未濟伊川兄弟爽然後謂袁滋曰易學在蜀滋入成都見賣醬薛翁與語大有得蓋篾叟醬翁皆隱君子也

漢江丈老

漢江丈老不知其姓字紹聖初程伊川貶涪州司戶

嘗過漢江至中流船幾覆舉舟相顧失色伊川獨正襟危坐已而及岸衆中一父老問曰當船危時君坐甚莊何以伊川曰心存誠敬父老曰又不若無心也言已忽不見

吹角老兵

吹角老兵忘其姓名宋紹興初一日於麗譙題詩其上曰畫角吹來歲月深譙樓無古亦無今不如歸我龍山去松竹青青何處尋遂遁形莫知所終

杜生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卽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者過也指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嘗納涼其下何爲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兄同耕迨兄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自攜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

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饘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令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兼他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閒多說浮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幷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屨室中枵然而氣韻閒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淳厚不妄言不敢嬉唯

間一二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徑往徑還未嘗旁游一步也軫嗟歎留連久之乃去

順昌山人

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即之語士君子也怪而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今幾何年矣

莎衣道人

莎衣道人姓何氏淮陽人宋紹興末避亂渡江倏若狂者晝乞食于市夜止天慶觀衣弊以莎緝之嘗游妙嚴寺臨池見影豁然大悟孝宗召之不至賜號通神先生

西蜀隱者

宋江公望多暇亭記云東山之中有西蜀隱者居焉危坐不寐二十年

鐵脚道人

鐵脚道人虯髯玉貌倜儻不羈人也嘗愛赤脚走雪中興發則朗誦南華秋水篇又愛嚼梅花數片和雪嚥之或問嚥此何爲曰吾欲寒香沁入肺腑其後採藥衡嶽夜半登祝融峯觀日出仰天大叫曰雲海盪吾心胸竟飄然去

南安翁

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密茂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

若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市城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鋤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迨明别去陳以事留城中翼日見翁倉皇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入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於關外鬻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

不勝杖則翌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
可受杖某願代兄大兒又以罪在己甘心焉三人爭
不决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
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郎宣
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拽其衣使退曰兒狂妄言守詢
誥勑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于山下守立遣
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即延翁上坐謝而釋其子次日
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論曰昔何尚之致仕于方山著退居賦以明守終無

固志袁淑採古隱士有跡無名者爲眞隱傳以嗤之淳化中詔起种明逸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果爲人知不得安處身隱矣何用文爲夫名之不可以有也如是矧夫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婞直矯枉以及于禍可勝悼哉易稱龍德不成乎名詩咏白駒在彼空谷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固不若無名者知希而我貴也君子當潛時繹种母之訓堅彥德之志毋爲陽源所嗤斯眞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乎

遯世編卷二 終